

白雨齋詞話

丹徒亦峯陳廷焯著

卷之一

詞興於唐盛於宋衰於元亡於明
再振於我
暢厥旨於乾嘉以還也

國初諸老多完心於倚聲取材宏富
初朱氏尊
蘇詞兼金粟詞

白雨齋詞話



三昧余竊不自量擬為此編
於掃陳言獨標其
洞息皆未健潤悉

360

白雨齋詞話

[清]陳廷焯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大統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12 插頁(精)4 (平)2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精)1—2,400 (平)1—8,200

統一書號: 10186·455 定價: (平)1.85元
(精)2.70元

又二十餘年

自序

倚聲之學、千有餘年、作者代出、顧能上溯風騷、興為表裡、
自唐迄今、合者無幾、竊以聲之道、關乎性情、通乎造化、
小其文者、不能達其義、竟其委者、未獲訴其原、揆厥所由、
其失者六、一、祖風騷而不可終始、徒習繁絃、絕無條蘊、失之
一也、二、美人香草、貌託靈修、譬兩梨花、指陳頹屑、失之二也、
三、離騷物類、拈討甚多、穿鑿愈工、風雅愈遠、失之三也、四、悵悵
惓惓、寄素素、感萬不膏、慮歎往勞、失之四也、五、玄際未泐、
謬稱契合、歎揚失實、遑恤譏評、失之五也、六、情如蘇實、亦感
迴文、慧拾孟轅、特相關韻、失之六也、作者愈濶、議者益左、
白內齊司台白

竹垞詞綜、可備覽觀、未嘗為稱、車之、編紅友詞律、修、求諧
適、不足、語、正、始、之、原、下、此、則、務、取、穠、麗、矜、奇、該、博、大、雅、自
然、繁、競、作、性、情、散、失、莫、可、究、極、夫、人、心、不、能、無、所、感、有
感、不、能、無、所、寄、之、託、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得、感、其、所、感、
不、能、感、其、所、不、感、伊、古、詞、事、不、外、比、興、谷、風、陰、雨、豈、自、期
以、同、心、攘、詢、忍、尤、卒、不、改、手、此、度、為、一、室、之、悲、歌、下、千、年
之、血、淚、所、感、者、深、且、遠、也、後、人、之、感、之、於、女、不、若、蘇、杜、詩
感、杜、詩、不、若、感、杜、詞、詩、有、韻、女、無、韻、詞、可、按、節、尋、妙、詩、不
能、於、被、征、後、无、聊、端、已、首、卷、其、端、周、秦、漢、史、張、王、曲、竟、其
緒、而、要、皆、發、源、於、風、雅、推、牽、於、騷、辨、故、其、情、長、其、味、永、其

除戶日字
可刪上峰
宜改作耳徒
序字亦可
刪

為言也哀以思其威人也。流以婉嗣是六百餘年沿其波
 靡表厥宗旨張氏詞選不為已為矯枉區區一舉規模雖
 隘門牆自高循是以尋墮緒未遠而有世知之者鮮好之
 者尤鮮矣。蕭齋客安撰詞話十卷本諸風騷正其情性溫
 厚以為辭沈鬱以為用引以千端表諸聖是為好與古人
 為難獨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為已於中為難諸綿延一
 綫暇日寄意之作附錄之二非敢抗美若賢存以自鏡而
 已。光緒十七年除夕日陳廷焯序。

三

後武仙宜
以四山
此下每卷皆

白雨齋詞話卷第一

詞興于唐盛于宋云々

丹徒陳廷焯亦峯著

下空
四字

白雨齋詞話

丹徒亦峯陳廷焯著

卷之一

詞興於唐盛於宋衰於元亡於明而再振於我 國初大
暢厥旨於乾嘉以還也

國初諸老多完心於倚聲取材宏富如朱氏尊彞詞綜持法

精於則朱氏樹詞律他如彭氏通詞錄金粟詞話上西河

詞話毛奇詞苑叢書徐鉉等類或講聲律或極雅雅或肆

辯雅如有所觀於此中真消息皆未能潤色李原直揭

之昧余竊不自量撰為此編於掃陳言獨標真掃古人有

曰自尋司舌參一

尚其諒我

明代無一工詞者、差強人意、不過一陳人中而已、自
初諸公出、如五色朗暢、八音和鳴、備極一時、盛然規模
雖具、精蘊未宣、綜論羣公、其病有二、一則板襲南宋面目、
而遺其真聲、色操稱雅而不韻、一則習北宋小令、務取
穠艷、遂以為晏歐後生、不知晏歐已放下棄取法乎下、將
將何極、況並不如晏歐耶、反是者一陳其年、然第得稼軒
之貌、雖揚湖海、不免叫苦、樊榭竊笑、而亦悠然而遠、似有
可觀、然亦特一邱一壑、不足語於滄海、大秦華之高也、
學古人詞、貴得其本原、舍本求末、終無是處、其年學稼軒

允稭軒也、竹垞學玉田、允玉田也、樊榭取徑於楚騷、允楚騷也、均不容不辨、

作詞之法、首貴沈鬱、沈則不浮、鬱則不蕩、顧沈鬱未易強求、不根柢於風騷、烏能沈鬱、十三國變風、二十五篇楚詞、忠厚之至、亦沈鬱之至、詞之源也、不究心於此、率尔操觚、烏有是處、

詩詞一理、然亦有不同者、詩之高境、亦在沈鬱、然或以古朴勝、或以冲淡勝、或以鉅麗勝、或以雄蒼勝、細沈鬱於四者之中、固是化境、即不究沈鬱、如五七言大篇、暢所欲言者、亦別有所觀、若詞則舍沈鬱之外、更無以為詞、蓋篇

幅狹小、倘一直說去、不留餘地、雖極工巧、致謬者終笑其淺矣、

唐五代詞、不可及處、正在沈鬱、宋詞不若沈鬱、然如子野少游、美成、白石、碧山、梅溪、諸家、未有不沈鬱者、即東坡方回、稼軒、夢窗、玉田等、似不必若以沈鬱勝、然其佳處、亦未有不沈鬱者、詞中所貴、尚未可以見耶、

張氏言詞選、而稱精審、後見之、越有過於竹垞十倍者、古今選本、以此為最、但唐五代兩宋詞、僅取百十首、未免太隘、而王元澤、眼兒媚、歐陽公、歸江仙、李賀、笑臨江仙、公然列入、令人不解、即朱希真、漁父五章、亦多淺陋、當選擇

既奇即不當列入又東坡詞仙歟只就孟祖原詞敷衍成
事所感雖不同終是依人作態詞綜識其有甚全之憾固
未為知己而詞選必推為傑構亦不解王似吳夢窗為
瘦詞櫟之不錄所見亦左後之小疵不能免於詞中大
殺卻有神會溫希宗風一燈不滅賴有此耳

和卿詞全祖龍騷所以獨絕千古菩薩蠻更漏子諸闕已
臻絕詣後來無能為繼

所謂沈鬱者素在筆先神餘言外寫怨女思婦之懷寓孽
子孤臣之感凡多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於一草一
木蓄之而蓄之又必著隱若現如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

許一語道破、匪獨辭極之高、亦見性情之厚、我卿詞如懶
起、蠟眉弄妝梳洗遲、無恨傷心、溢於言表、又春夢正閑、
情鏡中蟬鬢輕、淒涼哀怨、真有難言之苦、又花萼子
規啼、綠窗殘夢迷、又顰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皆含深意、
此種詞、第寫自寫性情、不必求勝人、已成絕響、後人刻意
爭奇、愈趨愈下、安得一二豪傑之士、與之挽回風氣耶、
我卿更漏子三章、自是絕唱、而後人獨賞其末章梧桐樹
教語胡元任云、度箇工於造語、極為奇麗、此詞尤佳、即指
梧桐樹教語也、不知梧桐樹教語、用字較快、而意味無上
二字、原胡氏不足詞、故以奇麗目我卿、且以此章為我

卿之冠淺視我卿者也。後人淫而和之，顛倒聖處，年年夢
 夢何耶？

我卿更漏子首言云：驚塞雁，起城烏，望屏金。鷓鴣此言苦
 者自苦，索者自索，次言云：蘭露垂柳風斜，滿庭堆落花。此
 又言感者自感，衰者自衰，亦即上言苦索之義，顛倒言之，
 徒是風人手法，妙改換面目，人自不觉耳。

我卿菩薩蠻十四首，全是^{實地}騷瘦相，古今之極軌也。徒賞
 其芊芊誤矣。

唐代詞人自以我卿為冠，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闕自是
 言調未臻無上妙諦。皇甫子奇夢江南竹枝諸篇合者，亦
 曰：[齊司]舌念一。

寄我卿塵下、亦不能為之亞也。

南唐中宗山花子云、還與韶光共。惟悴不堪。沈之玉、贊之玉、塙然如結。後主雖善言情、卒不能出其右也。後主詞思、沈悽惋、詞場本色、不及我卿之厚。自勝牛松卿輩。

希端已詞、似直而纤、似達而鬱、最為詞中勝境。

端已菩薩蠻四、奉懷之故國、思而素婉、詞直一變我卿面目。然消息正是相通。余嘗謂後主之視我卿、合而離者也。端已之視我卿、離而合者也。端已菩薩蠻云、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又云、嗟恨對斜

暉○懷○君○不○知○歸○國○遙○云○別○後○只○知○相○愧○淚○珠○難○遠○寄○應○
天○長○云○夜○不○寐○寒○風○雨○斷○腸○君○信○否○皆○留○蜀○凌○思○君○之○海○
時○中○原○是○沸○如○歸○不○能○端○已○人○品○未○為○高○然○其○情○心○亦○哀○
矣○

孫○孟○文○詞○氣○骨○甚○道○措○語○心○多○警○鍊○然○不○及○溫○希○肅○亦○在○
此○坐○少○閑○恍○之○致○

馮○正○中○詞○極○沈○鬱○之○致○窮○於○性○之○妙○纏○綿○忠○厚○與○溫○希○相○
伯○仲○也○蝶○哀○花○四○季○古○今○絕○構○詞○選○率○李○易○安○詞○序○指○康○
院○沈○之○一○季○為○歐○陽○公○作○他○事○亦○多○作○永○林○詞○惟○詞○綜○獨○
云○馮○正○已○作○竹○垞○博○極○羣○書○必○有○所○據○且○細○味○此○闕○與○上○
白○月○齋○司○舌○卷○一○

三弄筆墨的是一色歐公無此手筆

三

正中蝶翅花四闋情詞悽惻可聲可怨詞選云忠愛纏綿
宛然騷解義近已為人志藏嫉妒又敢為大言此詞蓋
以枕間異已者其君之所似行而不疑也歟語確當

正中蝶翅花首章云濃睡覺來驚殘好夢無尋處
憂○境○畏○曉○思○添○衰○苦○次○章○云○誰○道○閑○情○拋○棄○久○每○到○春○來○
惆○悵○還○依○舊○日○花○前○常○病○酒○不○覺○鏡○裏○朱○顏○瘦○始○終○不○
踰○其○志○心○可○謂○自○行○而○不○疑○果○毅○而○有○守○矣○三○章○云○淚○眼○
倚○樓○頻○獨○後○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忠○厚○惻○怛○藹○然○動○人○
四○章○云○淚○眼○向○花○不○語○說○紅○飛○已○秋○千○玄○詞○意○殊○怨○然○

怨之深亦厚之至蓋三年將望其旌而後合四年則絕望矣作詞解如此用筆一切叫蕪纖冶之失自無注北其筆端

正中菩薩蠻羅敷怨歌諸篇溫厚不逮和卿然如馮使君流將取歸心至橘州又殘日尚彎環玉筆和淚彈又玉露不成圓寶箏怨曲終又紅燭淚園干翠屏煙浪寒又雲雨已蒼涼江南春草長心極淒惋之致

北宋詞沿五代之舊才力較工古意漸遠晏歐著名一時然並無甚強人意蓋即以能勝論亦非高境

晏歐詞雅近正中然觀合神韻所失甚遠蓋正中意餘行

詞自齊司舌卷一

六